

小野貓

台灣情俠王牌最新熱門武俠小說代表作

臺灣·東方英

大陸首版 獨家推出

44.572

四川文化出版社



台湾侠情王牌最新武侠小说精品系列

小野猫

(上)

(台湾) 东方英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/马铁水

封面设计/川 岛

书名:小野猫(上)

定价:47.40元(上中下三册)

作者:东方英

ISBN7-5411-1510X/I·1402

1996年3月第1版

1996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数:1—20000册

印张:31.5

字数:700千字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成都市盐道街3号)

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经销

成都军区炮兵军械大队印刷厂印刷

注:凡发现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将书和检验证一起寄回印刷厂调换。

地址:四川什邡市九里埂

电话:(0838)8601121 邮编:618408

小 野 猫

无影仙子 翻波江湖

小野猫是一个人的外号，一个比月里嫦娥还美上一百倍的少女的外号。

一个这样美的少女，被安上“小野猫”这样不雅的外号，真是一件非常耐人寻味的事。

最近半个月以来，岳阳楼的茶座生意，像是发了疯，出奇地好，天天满座。

尽管岳阳楼的生意好得不得了，全楼最好位置的一副座头，总是虚位以待的空置在那里——那里就是小野猫最爱坐的座头。

小野猫一连在岳阳楼出现了十五天，给岳阳楼掀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。

“能得一睹小野猫芳容玉貌，死亦无憾。”凭这句话，就足以肯定小野猫今天的人望。

岳阳楼的茶座早已客满了，小野猫仍未见出现，莫非她今日不再来了。

期盼中带着二分焦虑，使岳阳楼的人声更是嘈杂了。

突然，有人首先停止了谈话，转头向楼梯口望去，接着大

家都静了下去，所有的目光一下子都齐射向楼梯口。

楼梯口有脚步声传来，来人现身之后，却教人有点失望，因为那只是一个身穿锦袍的青年公子。

大家轻叹一声，楼上又恢复了乱哄哄的嘈杂之声。

那青年公子不止一个人，身后还带了二个侍从，他大摇大摆地走到那副空座头前，就要坐了下去……

这时，忽然有人大叫一声，道：“你不能坐这座位！”

那青年公子一回头，那二个侍从之人已奔上了那发话惊叫之人。

其中一位侍从怒目相加，喝道：“你好大的胆子，可知我家公子是什么人？”

那人显然只是情急，一时脱口叫出声来，其实本身并没有什么分量，当然被喝得脸色都变了，手足无措地打着哆嗦，道：“我……我……”

“那座位谁都不准坐！”管你公子是谁，就有不信邪的人挺身而出。

那是一个粗眉大眼的汉子，腰中挎了一口大刀，手就按在刀把上，一言不合，就可出手杀人。

那侍从哈哈大笑道：“朋友，就凭你这把刀……”

“是的，那座位谁也不准坐。”另外又站出一个人说话了。

“不准坐就不准坐！”说话的人一个接一个，站了起来。

那侍从一股子厉气，可也挡不住难犯的众怒，下半声冷嘲之声，就小得连他自己也听不清了。

真不知，他如何自己收篷下台？

常言有道：“吉人天相。”想不到这种恶奴也有天相。

忽然，又有人叫了一声，道：“来了，真的来了。”

大家眼睛一亮，一个身穿全白的姑娘，怀中抱着一只小白

猫，俏生生的出现在梯口了。

她身后也跟了二个人，一个身穿玄色衣裳的老太婆和一个身穿水绿色衣裳的少女。

全楼顿时鸦雀无声，落针可闻，什么火药气都消散得无形无踪了。

白衣姑娘微微一笑，那一笑就像是百花盛开，笑得大家心头上一阵温暖，有着无比的慰贴。

白衣姑娘移步向那座上走去，出奇的是那锦衣公子不可一世的傲态，也全皆收了起来，同时，还有点手足无措地欠身道：“姑娘，请坐。”

白衣姑娘向他又是微微一笑，那锦衣公子面孔一阵涨红，退了开去。

这时，店小二可也另外替他安排了一张桌子，请那公子坐了下去。

店小二这一招，没看走眼，那锦衣公子，一摆手示意，侍从之一的汉子，伸手取出一锭十两重的银子，抛给那店小二：“这是公子的赏赐。”

这可是喝茶啊！一赏就是十两银子，教人看了真有点目瞪口呆，喘不过气来。

只是那白衣姑娘眼睛里就没见到那银子，脸上没有一点异样的表情。

这当然叫那锦衣公子有点失望，那银子算是白丢到水里去了。

那锦衣公子一招手，把店小二叫了过去，递给他一个小瓷瓶，轻轻吩咐了几句，小二连连应声而去。

不久之后，只见小二用托盘托着四杯香茗出来，先送白衣姑娘三个人，每人一杯，然后，送那锦衣公子，但，只有锦衣

公子有一杯，其他两位侍从，就没有那种香茗了。

白衣姑娘倒是领了那锦衣公子的情，揭开杯盖，全楼都闻到一股淡淡的清香，回答了那锦衣公子一个点头微笑。

那锦衣公子大喜过望，起座欠身道：“在下这雀舌香茗乃是采自武夷绝峰，再经特殊处理，堪称天下极品，有皇后娘赐评。”

白衣姑娘轻轻啜了一口香茗，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小妹多谢了。”

那锦衣公子一听白衣姑娘赞他的茶好，而且还客气地自称起小妹来，这分面子可就大了。

你看，全楼的茶客何止一二百人，别人连话都搭不上，她不但和自己说话了，还这样客气得教人听了飘飘若仙。

锦衣公子笑得嘴巴咧到了脸上，三脚并作二步，抢到白衣姑娘桌前，一揖到地，道：“小生姓顾，草字金辉，有请姑娘见示上姓芳名，小生不胜荣幸之至。”

白衣姑娘大大方方地一笑道：“人家都叫小妹小野猫，不雅之至，见笑大方了。”确实有点不雅，愧她说得出口。

顾金辉张目一瞪，笑容僵在脸上，愕愕地道：“这……这……”

白衣姑娘又是一笑道：“顾兄，人家确是这样称呼小妹。”

顾金辉讷讷地道：“这是无聊之人对姑娘的冒渎，小生不敢无礼……”

姑娘旁边的少女也一笑，接话道：“公子可知随便问一个千金小姐的姓名，也是失礼之事……”

白衣姑娘用眼色止住那少女的话，轻声道：“小妹姓林。”

林姑娘虽然只说了一个姓，而没有把芳名说出来，顾金辉已是高兴得不得了，连连长揖道：“小生辱承林姑娘折节下交，荣幸已极，感激之至……”

林姑娘一笑道：“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今日有缘在此与各位相遇，在座各位也都是小妹的好朋友，顾兄不必如此耿耿在心。”

这话叫在座的人，谁听了都舒服，谁都有一种欣然自喜之色，当时，便有人大叫一声道：“姑娘如此看得起我们大家，我们大家也决不把姑娘当作外人，从今天起，姑娘就是我们岳阳地面上的客人，在下保证绝不会有人冒犯姑娘一丝一毫。”

林姑娘向那说话的人遥遥一欠身，盈盈笑道：“小妹在此谢过贵宝地的降情高谊了。”

接着，全茶楼都轰动起来了。显然，大家都对林姑娘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情，而把林姑娘当成了好朋友。

只有那顾金辉心里可不是味道，敢情林姑娘并没有对他特别看重，心里哪能舒服得了，凭自己的家世财富和不俗的仪表，怎么说，在林姑娘心目中，都应该有大大的分量才是。

顾金辉心中越想越是气恼，气恼之下也就现出了公子爷的高傲本性，在大家欢乐声中，发出一阵冷笑道：“林姑娘，你大概还没有听懂小生的话。”

林姑娘似乎不会生气，顾金辉这般态度，这等语气，都没有激起她的反感，还是那么笑笑地道：“顾兄的意思是……”

顾金辉既然已经拉下了脸，索性大着胆子，老着面皮道道：“小生的意思是说，小生要成为你林姑娘知心密友，入幕之宾。”这种话也真愧他说得出口。

林姑娘微现张惶之色，但脸上还是保持着那分微笑，说道：“小妹没有这样说呀！”

顾金辉点头道：“是的，姑娘没有这样说，这是小生的主意，小生现在就向姑娘正式提出，请姑娘当面接受小生的这份诚意。”

林姑娘错愕地道：“顾兄你……”

同时，林姑娘身旁的那少女娇叱一声道：“你这人也太不知自量了。”

林姑娘马上止住她的无礼，轻喝道：“灵儿，待人不得如此无礼，人家要和我们交朋友，是看得起我们。”

那少女原来叫灵儿，看来她的身份是林姑娘的贴身丫环了。

灵儿秀眉儿一挑道：“姑娘，你也太好说话了。你看，他……”

顾金辉这时已是得寸进尺，身子一转，就在林姑娘对面椅子上坐了下去，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姑娘，你实在是个可人儿，小生是交上你了。”

林姑娘微微一笑道：“顾兄，您的意思小妹完全明白了，不知顾兄可容小妹说二句话？”

顾金辉忙说道：“你要说的话，小生都知道，小生就替你说了吧！你是不是想知道小生的家世，小生世代为官，家财万贯，奴婢成群，至于本公子，更是文武全才，与姑娘的……”

林姑娘耐心听他胡吹了半天，却没让他再拉到自己身上来，微微含笑接口道：“顾兄，在小妹心目中，有家世有钱财并没有什么了不起，没有家世没有钱财也没有什么不好，小妹主要的是言谈得来，相处得好……”

顾金辉不等她把话说完，又是大笑一声，抢话道：“这更简单了，说谈话，天文地理，小生是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说与人相处，小生更是有名的好好先生，人人都相处得来。”

林姑娘双眉微微一皱道：“但不明公子与小妹这金眼玉狸相处得来否？”

称呼上加了一分客气，由顾兄变成了公子，顾金辉要是留心一点，就该听出林姑娘的容忍度，将要达到饱和点了，可是顾金辉却一点警觉之心都没有，故意表示友善地伸手向金眼玉

狸头上摸去，道：“这是金睛玉狸呀，小生还以为是一只小白猫哩！”

他手方伸到金睛玉狸头上，连金睛玉狸的皮毛都没摸到，只见那温顺的玉狸，“哇！”的一声，抬头一咬，就咬在顾金辉虎口之上。

顾金辉大惊之下一缩手，那金睛玉狸却没有放口，被顾金辉把金睛玉狸从林姑娘怀中带了出来。

顾金辉左手一掌，便向金睛玉狸头上劈去，掌力落在玉狸头上，金睛玉狸却是皮毛无伤，身子一躬，松口放开顾金辉右手，而跳到顾金辉肩头上，两只前脚一搭便扣在顾金辉“肩井穴”，接着头一扭，张口又咬住了顾金辉咽喉。

这时，林姑娘说话了：“雪儿，不得无礼，伤了顾公子。”

金睛玉狸真正听话得很，立时放了顾金辉，纵身回到林姑娘怀中，温顺得像没有发过脾气似的。

顾金辉虎口被咬得生痛，人也被弄得狼狈不堪，这还在其次，最最令人受不了的，就是丢不起这个大人，当下脸色一变，发出一阵冷笑道：“好一个臭丫头，你敢戏弄本公子，饶你们不得，朱标、马武，替本公子把他们三人拿下，带回去严办。”

朱标马武就是他带来的二个随从，他们二个人都是彪形大汉，一声应诺，刀光一闪，便奔向了林姑娘。

这时，刚才那向林姑娘表示好感的汉子，也是大叫一声：“谁敢动林姑娘一根毫毛，他就别想走出岳阳楼一步。”一个虎扑，跳了过来，挡在林姑娘面前。

同时，全楼一阵大乱：“打！打！打！谁要敢动林姑娘一根毫毛，我们就打死他。”

朱标马武纵然是一脸凶相，在众怒难犯的情形之下，也不免胆怯起来，手中出鞘的单刀，竟是再也举起来。

顾金辉急得只在一旁顿脚道：“你们动手呀！”

这时，林姑娘笑容一收，向着顾金辉正色道：“顾公子，人贵自知，别说众怒难犯，就是小妹也不是任人调戏之人，狸猫示警，只是给你一个小惩，你要是识趣的话，最好现在就乖乖的离去，否则，小妹小野猫的脾气一发，你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”

人就是这样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顾金辉那愿就此乖乖的离去，他不但不愿就此乖乖的离去，反而双目一瞪，大喝一声，道：“你们难道敢杀官造反不成。”

杀官造反，可是灭族的大罪，这个罪名谁也担当不起，激动的群情，不由尽皆一震，渐渐平息了下来，有那怕事的人，就开始偷偷向楼外溜去。

林姑娘转向那挡住朱标马武二人的汉子，道：“兄台，你是本地人吧？”

那人回答道：“不错，在下正是本地人。”

林姑娘指着顾金辉道：“这位顾公子就是两湖总督胡公的内侄，常言有道，民不与官斗，兄台的盛情，小妹心领，请你退过一旁去吧。”

那汉子道：“可是姑娘你……”

林姑娘一笑道：“我不会有事的，他真要不知进退，倒霉的是他。”

顾金辉怒视着林姑娘道：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，对本公子如此清楚？”

林姑娘道：“本姑娘是什么人，你回去问你姑妈，你就知道，你现在去吧。”

顾金辉心中有点顾忌了，但又不甘就此丢人现眼而去，冷笑一声，道：“你要是骗人呢？”

林姑娘道：“本姑娘暂时还不会离开岳阳地面，你还怕找不

到本姑娘么？”

顾金辉想了一想，顿脚道：“我们走！”带着朱标马武旋风般下了岳阳楼。

林姑娘望着远去的顾金辉，摇头一叹，道：“我们也回去吧。”

林姑娘带着丫头灵儿和老太婆白姥姥离开了岳阳楼。玉人一去，岳阳楼的茶客顿时散去了十之七八，留下来的，不过是五张桌子而已。

这五张桌子上的人，有一张桌子是三个和尚，一张桌子是两个身穿紧身衣服的劲装汉子，一张桌子是一个老太婆带着二个半大不小的女孩子，一张桌子是三个半百老人，另外一张桌子是一个老学究和一个少年书生。

店小二的眼睛最亮不过，一看这五张桌子上的客人没有一个是本地人。

岳阳是水陆来往的通都大邑，外地客人多的是，这也没有什么打眼的，不过这五桌客人都有些怪怪的，倒叫店小二心中动了一动。

他也只是心中动了一动，并没有真的把他们放在心上，但他却生意上动了脑筋，笑哈哈地吆喝一声，道：“各位贵客，大约腹中已经饥饿了吧，小号另外备得各式面点菜饭，可供各位贵宾选用，小的在此侍候各位，但请吩咐。”

这一招呼真合了客人们的需要，当下五桌人都要了自己所需的食物。

其中有一桌客人和其他四桌客人显得出奇的不一样，他们只是要了二碗阳春汤面。

“穷酸吃阳春面，倒也恰如其分。”发出这种吃吃笑声的就是那老太婆身旁二个半大不小的女孩之一。

怪不得她们笑人家穷酸，她们三个人，所要的菜肴足足摆

满了一张桌子。

老太婆怪不好意思的轻声叱喝了那女孩子道：“小青，不可如此说话，开罪于人。”

那年轻书生确然有点生气，剑眉轻轻一扬，两道眼神一闪，正要望了过去，却被那老学究止住道：“童子无知，不可放在心上。”

少年书生剑眉一舒，含笑道：“小弟这脾气，不知什么时候改得了。”

少年书生三口二口把一碗面吃光了，轻笑一声，说道：“耳不听为静，我们走吧。”

老学究也忽忽的把面吃完，从衣袋中掏出一把铜钱，数了十六个放在桌上，便和那少年书生向楼下走去。

那少女忍不住又嗤笑一声，道：“小气鬼。”

少年书生一低头，人就到了楼梯口，身后忽然有人叫了一声道：“你不是不老童生冯老哥么？”

不老童生冯蔚文正是那老学究，那少年书生就是霹雳秀才沈元良，人家虽然不是叫他，他也只有停下身来。

叫住不老童生冯蔚文的人，便是那三位半百老人之一，这时，不老童生冯蔚文已向他们三人走去，推着鼻梁上的老花眼镜，向他们三人打量着。

其中一人，哈哈大笑道：“小弟谷云飞，我们快二十年不见了，冯兄可是认不出小弟了？”

不老童生冯蔚文轻叹一声道：“大家都老了。”

谷云飞笑道：“只有冯兄的玳瑁框眼镜，最容易识别，所以兄弟一眼就认出冯兄你了。”

“这位是……”迎着走过来的霹雳秀才沈元良，谷云飞忙又向沈元良打招呼。

不老童生冯蔚文替霁雳秀才沈元良介绍道：“他是兄弟忘年之交霁雳秀才沈元良。”

霁雳秀才沈元良人不打眼，江湖上的名气却是大得很，听得谷云飞震了一震，道：“您就是沈大侠，恕老朽眼拙，失敬，失敬。”

接着，谷云飞又马上替他们介绍了另外二位老者，他们一位是排教长老史文通，一位是洞庭钓叟单侗。

说起来，大家都是江湖上响当当的人物，过去虽未谋面，一经通名，便再无陌生之感。

谷云飞便要请不老童生冯蔚文与沈元良入座共饮几杯，不老童生冯蔚文藉口另有要事，谢了他们的美意，正要转身下楼之际，只见那三个和尚口宣佛号，一声“阿弥陀佛”，一字排开挡住了楼梯口。

不老童生冯蔚文苍眉一扬，道：“三位大师，为何挡住我们去路？”

霁雳秀才沈元良一笑道：“老哥哥与人无争，只怕他们是找小弟来的。”

三位和尚其中之一，合什道：“施主明察，小僧等正是为施主而来。”

霁雳秀才沈元良说道：“三位大师可是……”

一个和尚道：“小僧少林智宏，这二位师弟，一位叫智开，一位叫智道。”

霁雳秀才沈元良皱了一皱眉头道：“原来三位大师就是少林伏虎三僧，小生久仰失敬。不知三位大师有何见教？”

智开大师道：“此地不是谈话之地，施主请！”

霁雳秀才沈元良点头道：“好，小生奉陪。”

不老童生冯蔚文忙说道：“老夫一同去。”

智宏大师目光一扫楼中其他的人道：“其他各位请恕小僧却驾了。”

少林寺在武林中重若泰山北斗，如果不想和少林寺结怨，就不要管少林寺的闲事，智宏大师把话说在前面，算是已经尽了江湖礼数。

谷云飞想了一想，还是站起身道：“老夫丐帮谷云飞……”

一言未了，智宏大师已是接话道：“丐帮谷长老英名远播，小僧久仰之至，惟今日之事与贵帮无关，想谷长老当亦知敝寺处事之道，尚请谷长老见谅。”

少林寺乃是名门正派，处事之道，自有其准则，如果坚持要去，说严重一点，就是对少林寺不相信，也就是对少林寺存心侮辱。

谷云飞身为丐帮长老当然识得轻重，只有向不老童生冯蔚文一抱拳道：“冯兄，请恕小弟不便相从了。”

不老童生冯蔚文微微一笑道：“少林高僧都是讲理之人，些许误会，当不难分辨明白，谷兄静候佳音可也。”

彼此抱拳而别。

不老童生与霹雳秀才随着三位少林大师出了岳阳城，直向城外开元寺奔去。

不老童生冯蔚文虽然相信霹雳秀才不是为非作恶之人，但由于脾气急躁，难免无意之中犯下大错，因此一路上心情甚是沉重，但见霹雳秀才沈元良，心不在焉，从容不迫的态度，不由暗暗摇头不已。

当到得开元寺，直入寺内静室，只见静室之内坐着二个老和尚。

这二个老和尚不老童生冯蔚文都认识，一位就是开元寺的方丈悟玄大师，另一位居然是少林寺的达摩院首座广元大师。